

涂自强的 个人悲伤

方方——著



方方◆中篇小说系列

风景

祖父在父亲心中

埋伏

在我的开始是我的结束

有爱无爱都铭心刻骨

万箭穿心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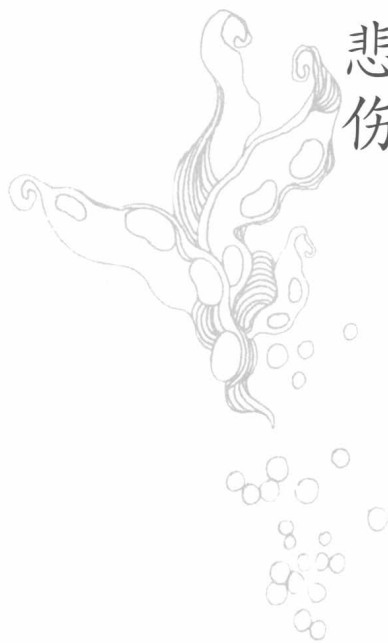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涂自强的 个人悲伤

方方——著

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/方方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14

(方方中篇小说系列)

ISBN 978-7-02-010265-5

I. ①涂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4) 第 033388 号

责任编辑 杨 柳

装帧设计 李思安

责任印制 苏文强

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

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

邮政编码 100705

网 址 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印 刷 北京智慧源印刷有限公司

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

字 数 253 千字

开 本 880 毫米×1230 毫米 1/32

印 张 12.875 插页 1

印 数 1—10000

版 次 2015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 201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978-7-02-010265-5

定 价 35.00 元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。电话:01065233595

目 录

刀锋上的蚂蚁	001
民的一九一一	089
声音低回	182
涂自强的个人悲伤	248
惟妙惟肖的爱情	347

刀锋上的蚂蚁

一 东方的神秘出现了

一九九五年费舍尔退休了。

他原以为很简单。因为在他之前有人退休,在他之后也有人退休。大家都会有这样黯然的一天。这是人生的一个过程。既然必须要走,就没什么了不起。费舍尔想得很清楚。退休的第一天,他便拟写自己的退休计划。他有一个随身携带的黑皮笔记本,专门记录各类事项安排。每年都会换新。自他懂事起,这样的笔记本就已存在。它们多到一个抽屉已经置放不下。而他的全部经历就都装在这样一个个的黑皮笔记本中。每一天每一个小时,他都安排得很精确。他几乎是一丝不苟地按照这些安排来完成自己的人生。

费舍尔一直在当法官。认真严肃地过了一辈子。他想就算退休,也要过得有点意义。他一生从来都没有随随便便度过的习惯。费舍尔一条一条地写他的计划。翻修窗户。改造花园。去大学听宗教历史课。跟外孙海因兹学电脑程序。看拜仁慕尼黑队的球赛。当然也少不了旅行。只是去哪里,去多久,他却没写。费舍尔出门旅行最放不下的是他的三条狗。每次出去,他都会和太太莉扎反复地讨论它们三个的去向。它们就像家养的孩子,而孩子长大了就会独立,它们三个却永远不会。离开他和

莉扎，它们似乎无所适从。

费舍尔在笔记本上已经写了好几页，却终究有一种郁闷压迫在心。他不知道为什么，就只觉得不愉快。莉扎说，刚开始都这样，过阵子习惯就好了。费舍尔说，能习惯吗？说完想，一个人一生都在忙碌，突然间什么事没有得做，整个社会也不再需要你。对这个社会或许很简单，但对这个具体的人来说，其实并不是件简单的事。

这天他和莉扎一起出门散步。三条狗自然是要跟着的。莉扎牵着一只，费舍尔牵着两条。天气很好。不时有骑着赛车的男孩子倏一下从他们肩旁飘过。这时候，他和莉扎就会相视一笑。当年他就是像这样骑车的时候，不小心撞着了莉扎，然后就爱上了她。莉扎总爱问，你是不是故意撞的呀。费舍尔永远认真地回答说，真的是不小心。

慕尼黑的天总是蓝色的。开阔的原野上，有牛群散散地在啃草。远远的阿尔卑斯山衬在蓝色的天幕前露着清晰的轮廓。白云就在那些灰色线条上飘浮着。这样的场景仿佛是定格。费舍尔和莉扎看了一辈子，早已熟视无睹。

迎面走来几个年轻人。背着背包，仿佛徒步旅行者。全都是亚洲人。费舍尔凭直觉认定他们是中国人。莉扎却觉得多半是日本人。因为莉扎认为只有日本年轻人才好以这样的方式漫游。年轻人走近了，看见了狗，便欢喜地逗着它们。费舍尔喜欢别人逗他的狗。人把笑容露给人的时候，常常会假，但人把笑容露给狗的时候，却大多是真的。是真的出于喜爱。

费舍尔说，你们是中国还是日本？一个男孩子用德语大声说，当然是中国人！费舍尔便对莉扎说，我说吧，是中国人哩。莉扎有些疑惑，说中国人怎么也这样旅行呀？费舍尔说，为什么不？

这天的晚上费舍尔站在窗前望着外面的星光。天色乌青，深邃辽远。仿佛有一种磁力，把他心里沉沉的东西都抽了过去。或许，暗夜的天空正是把所有仰望者的内心抽空了，才有着如此的深沉。

费舍尔突然有一念闪过。他转过身对莉扎说，我要到中国去。莉扎望了望他，说好吧。但是我不去。我要陪着米拉它们。米拉是莉扎最宠爱的一只狗。

两个月后，费舍尔就开始了他的中国之旅。

其实费舍尔并不是第一次去中国。他根本就是在中国出生的。那是一个夏天，中国尚是乱世，到处都有战争。他的母亲在中国的庐山上待产。这里有他家的房子。那时候他的父亲在汉口的美最时洋行^①工作。这房子是他买来度暑的。当年中国，用他母亲的话说，手指之处，皆是瘟疫。如果不是庐山这幢别墅给了他们庇护，他们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德国。这个说法，令他恐惧。仿佛形成阴影，致使他一旦想去中国，耳边就会浮出母亲的声音。不知是否这个原因，此后他再也没有去过中国。他出生的日子是在春天。那天山下打仗，山里人说是闹土匪。但山上却非常宁静。他的母亲从此不肯下山，生恐山下暴民伤着她的孩子。于是，费舍尔从出生起便一直住在庐山。直到将满三岁，他才随着父母来到汉口，然后从汉口径直回到德国。三岁，是个没有记忆的年龄。费舍尔对他三年的中国生活没有任何印象。他所有的记忆都来自父母和兄长的述说。而这些述说也过去许多年了。时间是个网，它的网格太大，几乎所有内容都已从那些空格中流失而去。但是费舍尔知道，如到中国，庐山将

① 当时的著名德国洋行。

是他必去的一站。

费舍尔出发前，到地下室翻找父母留下的东西。他印象中，家里的墙上很长时间都挂着一幅油画。画布上有一条满是石头的河流。母亲说，这条河叫长冲河。他们的房子，就在这条河对面的山上。画这幅画的是个中国人。很年轻。有一阵每天都坐在河边的石头上写生。她带着费舍尔到河边玩耍时，经常能看到这个画家。有一次小小的费舍尔上前抓他的笔，在他的画布上乱戳，他也不生气，却只是笑。令她很不好意思。她上前问画家，可不可以卖给她一幅画，他们要回国了，想留作纪念。那画家想了想说，我不卖，但我可以送给你一幅。于是，他就把费舍尔戳过的那幅画，重新修整过，送给了她。费舍尔母亲说，其实戳过的痕迹被他刮掉了，一点也看不出来。中国人很讲礼仪，很多礼。

地下室陈旧的东西堆得太多，费舍尔到底没能找到那幅画。但那个画面却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。长冲河的水翻越着一块块大小不一的石头。水花在石头边溅起。河边垂挂着一些不知名的花草。有一串花是紫色的。对了，母亲还说过，他们家附近有一对丹麦姊妹住的庭院，叫紫园。还有什么呢？他再也记不起来了。

一直上了飞机，飞机朝着他的东方飞行。隔着舷窗看外面的茫茫云海，他又想起母亲常说的几个字：玻璃屋。

费舍尔想，那里应该还有一幢房子叫玻璃屋。

费舍尔的旅程是先到上海，再去杭州，然后由杭州飞到武汉，经武汉而上庐山。他的父亲曾经工作的美最时洋行就在汉口。他很想看看父亲当年生活过的城市。他知道他家在汉口曾经有幢房子，而他的哥哥和姐姐都在汉口上学。他有一个小姐

姐两岁时在汉口得瘟疫而死。这也是他的母亲不肯离开庐山的原因。初回德国时,他正牙牙学语。他的哥哥姐姐还教他说武汉话。现在他是一句也记不得了。走前费舍尔给双腿已靠拐杖行路的哥哥打了个电话。哥哥在电话里笑呵呵地说他还记得一句:吃饭。费舍尔练了好几天,算是记住了这个词。哥哥还说,去看看家的老房子还在不在。哥哥说不出里弄的名字。只记得离江边不太远,距汉口火车站也不太远。哥哥回国时正上着小学,时光如同抹布,一点一点把他早先的记忆也都抹掉了。

费舍尔在汉口转了一两天,无论如何也找不到他家的老屋。这是肯定的。他没有里弄名字和门牌号,甚至他连房子是什么样的都不知道。陪同的导游也无奈。费舍尔知道这是件为难的事,也就放弃了。不过导游说,似乎美最时洋行的房子还在,但他不知道在哪里,可以去打听打听。对于这些老房子,费舍尔并没有迫切想看的欲望。他觉得有些麻烦,便说不必了。

费舍尔的导游并非专业导游。他是外孙海因兹的同学。来自中国,叫李亦简。李亦简正好要回国探亲,海因兹便把他介绍给了费舍尔。一则可以关照一下费舍尔,二则也可让李亦简利用探亲的时间赚点外快。李亦简原本有点不情愿。跟海因兹说,你家就没有兄弟姐妹去中国旅行?你让我陪个老头,多没劲呀。海因兹说,你当是打工嘛,挣点钱。我爷爷钱很多哦。李亦简说,钱多有什么用?你们德国人小气,谁不知道呀。有钱人比穷人更小气。海因兹便笑。不过李亦简还是答应去跟费舍尔聊一下。彼此都需要看看自己是否适合对方。

费舍尔跟李亦简没聊几句,就知道李亦简家在汉口。费舍尔便用刚学的武汉话,说了一句“吃饭”。李亦简大惊,说您居然会说这个?费舍尔便告诉他,他去过汉口。他家在汉口有房子。李亦简眼睛更是瞪得老大,说我家在汉口住了几辈子都没

房子，你倒有？费舍尔说，这是当年我父亲买的。是一幢小楼。李亦简感叹道，老牌帝国主义呀，汉口居然有你们的房子，却没有我们的。费舍尔没明白他的意思。海因兹说，爷爷你不用理他，他是个废话大王。李亦简听此一说，笑了起来，说不管怎么讲，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在汉口住过的外国人。我们也算老乡。你去哪些地方玩过？武汉三镇我都熟哦。费舍尔说，我到汉口去的时候，大概刚满三岁。李亦简有点失望，说那你的脚都没有沾过汉口的土，你算什么去过汉口呀。费舍尔笑道，我用过汉口的空气呀。你呼吸的汉口空气，都是我吸剩下的。李亦简听他这一说，哈哈地大笑起来，转而向海因兹说，你家老爷子，我陪定了。老头好玩。海因兹说，我就知道你会喜欢他。

李亦简跟海因兹的对话费舍尔都听清了，他也觉得这个中国年轻人挺有趣，心想路上如有一个有趣的旅伴，就不会那么无聊。费舍尔跟李亦简谈好陪游价格。李亦简原本就要回国探亲，国际机票自理。他将陪同费舍尔两周时间，费舍尔除了支付陪同费外，也包括他在中国境内的全程旅行费用。李亦简满口答应下来。想想觉得这也是一桩美差。虽然他在中国生长了二十几年，但像上海、杭州、庐山这样的地方，他还从来没有去过。

李亦简父母都是小学老师，家里日子过得连小康都算不上。父母几乎是倾其所有让李亦简出来留学。李亦简觉得无论如何，也不能再给父母增加负担。所以，留学期间从来没有停止过打工。他不光学会了做饭做菜洗衣服，还学会了剃头烫发，其他如修马桶修汽车修电脑修电视，他也几乎都拿得下来。李亦简学的是建筑，但他自己说，在德国几年，他差不多成了个生活全能。比较起来，陪费舍尔旅游，算是最舒服的工作了。李亦简想，怎么也得让老爷子满意才是。于是他临时抱佛脚，翻了几天书本，查看了费舍尔所到之地的一些资料。海因兹说费舍尔虽

然是法学博士出身,但他很喜欢艺术。李亦简便还读了一些艺术史方面的书。他想,再怎么也不能被德国老头看不起。海因兹说,你不用这么辛苦,我告诉你一个绝招,他要是跟你谈艺术,你就跟他谈计算机,保证他立即发傻。李亦简说,喂,这是你爷爷,不是我爷爷,你怎么能让我出绝招欺负老人家呢?

旅途十分顺利。只是行前费舍尔把中国想得跟西方太不相同,却没料到,除了吵闹和脏乱外,其实是很相同的。他脑子里因看书而构想的东方情调并不浓郁。甚至人们的穿着打扮风格也跟他们差不多。他并不喜欢上海,觉得那里杂乱。汉口更让他败兴。他想象不出,他的父母居然在这个城市里生活过多年。在杭州,西湖还是美的。苏堤白堤还有三潭印月。李亦简为他讲了许多民间传说。那些传说委实迷人。或许因为这个,费舍尔对杭州印象还算不错。费舍尔说他真想拿把雨伞,坐在断桥边等待一个白娘子的到来,不管是蛇仙还是蝎仙都可以,只要漂亮。李亦简便笑,说回去一定告诉莉扎,保管他要跪三天搓衣板。费舍尔不知道搓衣板是什么。李亦简便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一番。他把搓衣板的齿比画得跟波浪似的。费舍尔忍不住大笑,说那也可以。只要有白娘子,他宁愿跪三天三夜的搓衣板。李亦简便连连长叹,说我太喜欢你了。原来天下男人,不管是老是少,也不管东方西方,大家心思全都一样呀。费舍尔忙说,只是说说而已,说说而已。莉扎知道了,不是让我跪搓衣板,而是直接拧断我的脖子。费舍尔模仿莉扎的样子做了个凶猛的手势,李亦简笑得跌脚,说天下女人也一样呀,老奶奶修理你跟我妈修理我爸的方式完全相同。

费舍尔抵达庐山时,已是他到中国的第八天了。他住进了东谷一幢老别墅里。老别墅在半山腰,典型的欧式建筑,但他没

看出来是哪个国家的。李亦简说有点北欧味道。费舍尔很奇怪,怎么在中国这样一座深山中,会有如此之多的欧美式别墅。问李亦简,李亦简亦不清楚。想了半天才说,这还不都是你们跑来侵略我们,住不惯我们的屋吃不下我们的饭,又不肯回去,就给自己找了片地盖上房子,自己单过。费舍尔想想觉得这说法完全是李亦简瞎扯,可他也却没有更好的解释。

山上人不多,夜里便清冷得很。屋里也有些阴湿。听着山风呼呼地从窗外吹刮而过,流泉叮咚地响着,费舍尔夜里竟有点睡不着。他想,难道这都是我小时候听过的?

早上,费舍尔醒得早。隔壁李亦简还死睡着,费舍尔知道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睡懒觉一族,便没有叫他。心想自己出门散散步也挺好。

山色碧绿如洗,空气极其新鲜,树草的气息渗透其间,仿佛有点点慕尼黑的味道。那是他闻惯了的味道。费舍尔走下山,看到条状的公园。昨晚已经知道了,它叫林赛公园。是英式风格的园林。很随意很自然。公园里穿流着一条细窄的河流。河里有大大小小的石头。费舍尔想,莫非这就是长冲河?

走过一座小石桥,他沿着河边没边际地漫想着。河面慢慢宽了起来,石头也显得格外漂亮。突然一处拐角的景致令他十分熟悉。就像是他家油画上的风光。费舍尔的心竟是怦怦地跳动起来。他情不自禁地走了过去。更令他吃惊的画面出现了:河边的一块石头上,一个画家正在那里写生。这是他脑子里出现过无数次的画面,居然在他来庐山的第一天早上,得以亲见。费舍尔忍不住凑近画家。一看画布,不由倒吸一口冷气。就仿佛是他家墙上那幅画面的临摹。连河里那块巨石的棱角也都一模一样。费舍尔有些发呆,他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,一种莫名的神秘感从他心里升起。回到旅馆,李亦简刚起来,见费舍尔一副

魂不守舍的样子,有点奇怪,说你今天这副表情不太像德国人呀。费舍尔压低着声音说,东方的神秘出现了。

二 费舍尔决定做一件事

鲁昌南早起时有点烦。厨房很暗,刷牙的时候他打开了灯。昏黄的灯光下,见一只蚂蚁从砧板的菜刀上慢慢爬下。突然便觉得自己就像是这只蚂蚁。于是更烦。很烦的结果,就是尽快出门,找个清静之地坐下。然后做点自己想做的事,以将这个世界与自己暂时切割干净。

他披上外套,拎着画箱出了门。妹妹鲁昌玉在后面喊了几嗓,你不吃早饭呀,油条已经买回来了,还有豆浆。鲁昌南说,我不饿。

从脂红路^①走到长冲河边,并不太远。鲁昌南在岸旁架好画架时,太阳还没有出来。正是四月,清晨的薄雾弥漫在河上。河虽不宽,却有着满河石头和不尽流水。水流和石头永远都在碰撞,溅起的水花晶莹剔透。鲁昌南立即就忽略了侵入他皮肤上的一点点寒意。这些日子,他一直都在这里写生。清静的山谷让他的心渐渐安定。他刻意让自己慢慢地画,当作是禅修功课。每当他的画笔触到画布时,他便算是入定了。

鲁昌南不到五十岁。家住南昌。他的父亲年轻时当过兵。不过是国民党的兵。所以,鲁昌南从小就一直倒霉。他有点恨父亲,说你好好的当什么兵?害我们一家人吃苦。他父亲这时便很生气,说这能怪我么?当年是为了打日本人呀。连九江南昌都失守了,而我们两个团的人在庐山上死守了八个月,打死多

^① 庐山上的一条路。

少日本鬼子。你说我这个兵当错了？鲁昌南说，庐山又没几个人，要你们守什么守？父亲说，你知道个屁呀，庐山当年是夏都。蒋介石领着南京政府一帮人，年年夏天在这里住着。满山都是洋别墅，全中国眼睛都盯着这里。中国跟日本人开战都是老蒋在庐山喊出来的。日本人能饶过这里？鲁昌南不是很清楚夏都，他也懒得问。他只知父亲的这一举动，让他人生还没开始，就已经沦落到地狱。鲁昌南从美术学院一毕业，便被分配到一个偏远的县城。去了不多久，“文革”开始了，他的父亲便自杀身亡。而他也因此被赶到乡下。这时候的他，跟村里的地主几乎是一样的待遇。面对这样的生存，他真是无话可说。宿命，真正的宿命。这就是他所能想到的。时间便在他无言的痛苦中，慢慢过去。直到有一天，他已经没有了痛苦，仿佛连心都死了，结果“文革”结束了。他奔波了很多年，终于回到了南昌。这时候的他业已四十出头，孑然一身。上无片瓦，下无寸土。靠他的妹妹鲁昌玉匆匆给他介绍了一个对象，然后他有了一个家。他回城已然不易，无法有正式的职业，于是便去中学给人当美术代课老师。如此职业，薪水自然少得无法养家。他开始临摹名画，卖给画廊，以挣点小钱，对付生存。偶尔有时，望着繁星万点的夜空，想起自己曾经的梦想，他还会蓦然跑到乡间，租一间小屋，买一箱方便面，闷头作画一阵子。然后拿着自己的原创作品，四处奔波，想要参加某些有影响的画展。这样的状况，老婆自是不满，成天抱怨他是个废人。有时还会莫名地暴吼一顿。面对老婆的愤怒，鲁昌南永远不作声。这时候，他常常会回想自己在乡下的生活，就算老婆叫嚣惊天动地，但无论如何，也比当年要好。

但老婆没有他这样的自足感。老婆在一家小医院当护士，一年有半夜班，自然也辛苦。半个月前，老婆突然说，她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，她要离婚。鲁昌南觉得既然如此，离就离好

了。可房子是老婆的。如果离了，他住在哪里呢？鲁昌南的妹妹鲁昌玉听说这事，立即奔来他家。鲁昌玉对她的嫂子说，你不要看扁了我哥，他要是发迹起来，让你悔断肠子。鲁昌玉从小就崇拜鲁昌南。只有她一个人永远对鲁昌南怀有信心。鲁昌南的老婆说，他发迹？猪都发迹了，看他能不能发迹。鲁昌玉便把鲁昌南接到她家里，说离什么离呀！她说离你就离？先拖她一阵子再说。

鲁昌玉住在庐山上。这房子原是一个高官随从的住房。不过一百多平方米面积，现在挤了三家人。鲁昌南去后，跟外甥住在一起。房间里原本小，蓦然多出一个人，自然多出许多不便。尽管妹夫和外甥都没说什么，但鲁昌南自己心里却不自在。为了排遣心情，他每天出门写生，一直到天黑才回去。春天的庐山上，并无多少游客。到处干干净净。虽然满山的别墅皆已陈旧，有的颓败不堪，一幢幢立在山间，绿树红瓦，倒有一种别样情致。当年那帮洋人是怀着怎样的冲动呢？居然跑到这偏远的山间生生修出一个小城来的。花园一样，美丽清静，享受着现世之乐。而现在，那帮人却都逃得干干净净，没有一个房客是这房子的主人。人生经常就是没办法的。不是你想要怎么就能怎样。老婆不懂这个理，但他鲁昌南是懂得太透了。所以，他只能画画。画一幅是一幅。画完在南昌找家画廊作价卖掉。这辈子他还能怎么样呢？

鲁昌南默默地画着，像往常一样。他经常一天无语。因为他本是一个沉默寡言之人。同时他也没有说话的对象。但这天，却有一个人走到他的身边。这是个外国人。鲁昌南很少见到外国人。他从他们的脸上分不出对方是哪个国家的。这个外国人没有作声，只站了几分钟，看鲁昌南作画。他似乎还有点不安。平时也常有好奇的游客会驻足看看，看上一小会儿，无聊

了,就走人。鲁昌南经历多次,也就习以为常。所以,他连多瞄一眼的兴趣都没有。那个外国人站了一下,果然也走了。

一个多小时后,太阳出来了。阳光将石头抹上一层辉光。石头上仿佛冒出一层油。光影随着轻风晃动在油光的石头面上,有几分神秘。要把这层油光和神秘变成色彩落在画布上,并非易事。于是他小心调色,仔细琢磨,思考着怎样才能传达出这样的神秘。调好色,他还没来得及动笔,远远地,就又看到那个外国人走了过来。他的旁边多出一个中国年轻人。

他们一直走到鲁昌南身边。年轻人说,大叔,您是画家吗?鲁昌南对年轻人的问话不屑一顾,心想,现在的年轻人,说话都不通。我正在画着,看我的手,看我的色彩,看我的架势,不是画家又是什么?真是废话。鲁昌南没作声。

年轻人跟他身边的外国人嘀咕几句,然后说,大叔,您的画卖不卖?鲁昌南想,不卖我画它做什么?他未及回答,年轻人又说,这位德国朋友想买您的画。鲁昌南这时方停下笔,侧过身细细打量身边的这两个人。然后说,是说真的,还是顺口说说?年轻人说,当然是真的。这位是德国人。德国人做事就用两个字形容:认真。鲁昌南觉得的确不像是玩笑,便说,要买几张?年轻人侧过脸又与德国人嘀咕了几句。然后说,大叔,这位先生说,如果有多的,他想都看看,挑一挑,可能会多买几张的。鲁昌南想了想说,好吧。

鲁昌南与费舍尔就这样见了面。

这个过程真是云淡风轻。鲁昌南从来没有想过这个人将会给他带来什么。岁月的磨难,已将鲁昌南变成一个不会遥想未来的人。他身上所有的浪漫或是幻想都早已被时光刮了个干净。

鲁昌南闷头收拾了一下画具,便带着费舍尔和李亦简朝他

妹妹家走去。走在路上，他还想，幸亏在南昌时妹妹多了个心眼。鲁昌玉说，你也不能什么都不拿，至少把自己的画全都带着。万一嫂子真的狠心要毁这个家，至少你的画不能留给她。鲁昌南倒是无所谓。家都没了，还要那几张画做什么？再说他又不是不会画。再画几张也没什么了不起。但他还是听了鲁昌玉的话，觉得他不能拂她的意，走前就信手把画带上了。现在好，居然靠它们还能做成一笔生意。还是出口生意，老婆要是知道了，还不气得嘴皮翻起来。想到这些，鲁昌南竟有些自嘲似的笑了笑。

妹妹鲁昌玉上班去了，家里没人。大门内门都上了锁。鲁昌南这才想起，早上走得匆忙，他竟没带上钥匙。他有些愧疚地对费舍尔说，不好意思，我住在妹妹家，早上忘记带她家的钥匙。能不能改个时间？李亦简把这话说给了费舍尔。费舍尔说，没关系，我们可以再找个时间看画。鲁昌南说，中午可以吗？中午我妹妹就回来了。费舍尔说没问题。他还会在庐山上待几天。

鲁昌南又回到长冲河边，继续画画。照在石头上的阳光已经斜上花朵，将花朵装饰得十分艳丽，但石头上的油光却没了。鲁昌南觉得有点可惜。不过他又想，没关系，明天再画也一样。

费舍尔和李亦简去参观了美庐。这是蒋介石和宋美龄当年的别墅。来庐山的人都会去那里兜上一圈。房子很旧，位置却好。李亦简前后转了几下，长叹道，难怪呀难怪，好风水呀。太师椅似的。费舍尔不知道风水是什么。李亦简跟他解释不清，便说，好风水就是说，如果你家的房子是盖在这里，德国的皇帝就是你当了。费舍尔哭笑不得，说德国现在没皇帝。李亦简说，别这么较真，打比方而已。就是一把手嘛。费舍尔只好说，也不会是我。我上面有两个哥哥。李亦简说，噢，你脑子还真够明白呀。费舍尔觉得跟李亦简谈话虽然是东拉西扯，但实在是很有